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九五八號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今日本報要目

更正

昨日本報要目之七、「三屆聯大在伯林開會」，應爲「三屆聯大在巴黎開會」，特此更正。

解放軍總部發表公報

八月份殲敵四萬五千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八月份總結戰績公報：

（一）殲斃敵營以上正規軍（未整編的軍、師照已整編的師、旅計算）一個師部（整編三十六師師部），一個旅部（整編卅六師之一百六十五旅旅部），四個整團，三個整營。以上除師部外，以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三個團折合一個旅，則上述兵力等於一個旅兩個團又三個營；或五個團，又三個營。連消滅連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七千八百三十人，斃傷共八千三百三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一個整營、及營以下投誠部隊共五千一百一十人；合計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一個整團，八個整營。以四個營折合一個團，則上述兵力等於三個團。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一萬三千九百人，斃傷共六千七百二十人；另投誠部隊三千九百四十人；合計二萬四千五百六十八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一個師部，一個旅部，五個整團，十一個整營。除師部外，共折合八個團又三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軍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人；斃傷共一萬五千零五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一個整營及營以下投誠部隊共九千零五十人；總計四萬五千八百三十八人。

（四）俘敵正規軍旅級上校以上軍官九名，即整編三十六師少將參謀長張先覺，師部少將高級參議李秀，上校師政工處長尚庭豪，該師一百六十五旅四百九十四團少將團長陳定，十五綏區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吳亮，政務處少將處長燕暇，第一處少將處長江鵬南，第二處少將處長董含三，新編第二軍暫編三十一師上校政工主任趙濟川（按：此五名係七月份遲到戰績補入八月份者）。斃敵正規軍少將軍官一名，即整編三十六師少將副師長朱俠。

（五）繳獲：各種槍支一萬六千零四十九支，計步馬槍一萬五千零七十六支，短槍九百七十三支；各種機槍一千零八十挺，計輕機槍六百六十六挺，重機槍一百十二挺，手提衝鋒機槍三百零二挺；各種口徑砲二百零一門，計小砲七十七門，六零砲七十九門，追擊砲四十門，山砲二門，重迫擊砲三門；擲彈筒一百九十八個，槍榴筒三十六個，發射筒七十二個，刺刀四百四十七把；各種砲彈三千三百五十九發，各種子彈一百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發，手榴彈六千七百八十枚；汽船三艘，汽車三輛，馬匹六百十六匹，電台十五部，報話機五部，電話機六十部（內總機七部），電線二萬零二百五十二斤，軍糧七萬四千八百四十斤，大車六十六輛，自行車二十一輛。另擊毀火車頭一個，火車一列。

（六）我解放與收復縣城十二座，敵佔我二十座，得失相抵我失八座。

我綏蒙騎兵截擊豐鎮逃敵

俘傅匪四百九十餘

（本報訊）軍息：我綏蒙騎兵某部於本月二十四日在平綏路之紅沙壩以北（集寧、豐鎮間）截擊由豐鎮北逃之國民黨傅匪軍保安二團兩個營約六百餘人，從上午一時戰鬥到下午一時，將匪大部殲滅（只逃走騎兵五十人），初步統計：生俘匪團長以下四百九十餘人，繳獲迫擊砲二門、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十餘挺、步馬槍三百餘支，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洪趙六區總結公糧工作會上

揭發無政府無紀律現象

有些幹部不根據公糧條例和上級指示隨便處理問題

（新華社晉南電）洪趙六區總結公糧工作的會上，發現有些幹部存在嚴重的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一）有些幹部不根據公糧條例和上級指示，隨便處理問題。高計徵頂工作中，工作幹部未執行上級指示，加重了伴種戶的負担，結果，使伴種戶[illegible]地，無勞力的軍烈工屬和孤寡的土地無人伴種。（二）有些幹部爲了個人和家庭利益，放棄工作。如在南段村做公糧工作的幹部，沒有得到區上的允許，私自回家，臨走寄信給區上說：「請假三天」，結果在家住了十四天，因而該村工作中發生的問題最多最嚴重。某些幹部甚至藉下鄉名義偷偷回家，幾天也找不到，使工作不能按期完成。有的幹部藉口家庭困難，對工作消極應付，甚至不幹工作。（三）工作中不負責任，只給自然村幹部佈置任務，不親自到各村深入工作，因此有些村幹部隱瞞土地產量，如南羊村的地每畝只報七分。（四）有些幹部只憑過去老一套經驗辦事，不注意學習新經驗，不按政策解決問題，而用簡單的強迫命令方法。大會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這是對黨對群衆不負責任的表現，是太平享樂思想作怪，發展下去非常危險。會上決定除深入發動群衆，糾正徵收公糧工作中不合政策的地方外，必須加強幹部學習，提高思想，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並成立區學委會，負責領導幹部學習。

靜樂縣擴幹會上

黨員幹部帶頭參軍

（靜樂訊）靜樂縣於本月中旬，召開縣區村擴幹會議，討論參軍工作，到會幹部、黨員帶頭報名參軍者達三十餘人。會議開始，首由縣委書記王毅同志傳達了參軍動員令的精神，號召黨員、幹部帶頭報名參軍。接着轉入討論參軍工作，檢討了過去參軍工作的缺點與錯誤，大家一致認爲過去沒有建軍思想，只爲完成任務，湊夠數目，發生了嚴重的變相買兵與強迫命令的現象。有些村不敢向群衆公開宣傳參軍，只是幾個幹部研究好名單，召集來群衆一宣佈，當場就抓住往區上送，連家還不叫回去看一下；有些村甚至用捆、分、罰、坐禁閉來處置不願參軍的人，引起群衆不滿，並發生逃跑、裝病等不良現象。大家感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教訓，都說：「這次動員參軍一定要大膽的向群衆宣傳，貫澈參軍動員令的精神，要認眞解決軍屬困難，嚴格審查條件，鞏固部隊。」最後，李縣長號召到會幹部黨員，首先用實際行動來響應黨的號召。幹部們踴躍爭先報名。縣委宣傳部長楊增仁，公安局保衛隊班長劉補小，縣工商局高×辟、六區區委書記高有富、國家等同志都相繼報名參軍。婁煩工商局李正、鄉寮拴、王天堂、公安局保衛隊劉拐子等同志，因公未能參加大會，都托別的同志替他們報上了名。婦委會寰瑛、蘇林等四同志，也要求到部隊當看護。總計，大會報名參軍者已有三十二人。（智全、聲清、寰瑛）

麻塌担架隊員大會總結參戰

批評處分逃跑和違犯紀律的人，有功的受表揚獎勵

（臨縣訊）八區麻塌行政村於本月十日召開全村担架隊員大會，總結參戰工作。該村前次參戰，共去了二十六人，除薛芝盛開小差跑回來外，其他都完成任務。會上大家向薛芝盛進行了批評。李英說：「你家弟兄二人，你走時叫給你家解決二十五天的口糧，大家就給你解決了，你跑回來有什麼臉見大家？」大家都說：「你把咱麻塌担架的好名譽也丟了，不是你的話，咱們連一個逃跑的也沒有，還不是輪着咱們第一？」薛芝盛當場承認自己逃跑不對，願意接受大家對他的處分。大家提出：吃了的[illegible]，不給頂工，丟了的一根担架[illegible]繩子要賠，下次參戰他應該[illegible]他都應承下，就是參戰吃了[illegible]天的糧，要是下次參戰再逃跑的話，一[illegible]也同意了。接着，大家又向賈生先提出[illegible]方不聽命令，叫他拾砲他不去；偷過老鄉的[illegible]西；又裝病不做工作，當時，領導上看[illegible]，就打發他回來，他回來後一點病也[illegible]意見，是扣他六個工。另外李碟川等有的[illegible]也受到批評。這時，大家又對積極[illegible]，[illegible]萬彩除在前方已記了一小功外，先[illegible]他三個工。又給李萬見、李在福、李三[illegible]。最後，大家決定把參戰帶回來的步槍三支、[illegible]砲一門、子彈五十發、砲彈兩發，全部交給民兵基幹隊保管。（薛煥忠）

陝甘寧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委會指示

目前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務

（新華社西北二十二日電）發動青年羣衆積極參加秋冬兩季之調劑土地、確定地權、整頓農村支部及進行秋冬生產等工作，並在這些工作中建立和健全青年團工作；這是最近陝甘寧邊區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委會所指示的該區目前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務。該會的指示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在調劑土地、發土地證及開展農村民主運動中，必須打破過去不少地區把羣衆現象只限於家長的舊辦法，發揚青年純樸直爽，勇於反映眞實情況和勇於向別人提出意見的優點，吸收他們參加登記土地[illegible]算等工作。在組織冬季生產和準備明年春耕工作上，應有青年兒童參加積肥和準備燃料，以及各種力所能及的副業生產，以有利於掀起整個生產運動的熱潮。在條件許可的地方，還要盡可能利用閒暇時間，組織夜校、識字組、讀報組等，提高青年、兒童的文化，提倡正當的娛樂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依據他們所願意採取的各種形式組織起來，提高其思想覺悟，培養積極分子，給今後青年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礎。

二，在已建立青年團的地區，應首先發動團員起模範帶頭作用，做好發動青年羣衆的工作；同時鑒於大多數地方團的支部尚不健全，應在配合整黨運動中予以整頓。辦法是：健全充實；必要[illegible]的分區和縣級青年工作幹部，給予具體幫助，提高其工作能力。二、健全支部委員會，選舉好的團員到委員會中去；在新的青年積極分子中吸收一批新團員；教育改造一些條件較差或作風不好的團員。三、配合當前中心工作，並依據青年羣衆的要求，建立起青年團的經常工作活動。在建團工作中，必須根據青年的自覺自願，防止「抄名冊」等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要有重點、有計劃的選擇人口比較稠密，青年較多的地區建立；

三，健全各地籌委加強對青年工作的領導，並幫助分區或縣的青年幹部，製定改善區、鄉的具體工作計劃和實行的步驟、方法；盡可能比較集中地使用青年幹部，以便於能做好典型區、鄉，總結經驗，推動一般。

神池三區黨員大會
解開了黨員心上的圪墶

正確認識了去冬土改整黨的成績，檢討了偏差，提高了工作情緒

（神池訊）三區於八月二十四日召開黨員大會，檢討去冬土改整黨中的問題。到會黨員一百人，非黨員（村代表）十六人，共一百一十六人（內行政村與自然村老幹部七十一人，大部是去冬被停職及被群衆鬥爭過的；新幹部四十五人）。開始領導上雖然說明去冬整黨中存在着缺點、錯誤，但未深刻分析和自我檢討。到會的很多同志思想上仍有顧慮，致未能對問題展開討論。黨員們只轉灣抹角的說村中工作如何不好做。領導上根據大家這種情緒，又進行了自我檢討，說明去冬整黨中發生某些偏向與錯誤，主要應由領導上負責，並啟發大家大胆提意見。此時，大家才大胆說出每個同志思想上的顧慮和意見，大胆批判了去冬土改整黨中所發生的缺點與錯誤，同時也肯定了成績。有同志們說：「整黨是對的，但整中存在了偏。去冬不分錯誤的性質，不管產生錯誤的原因，不分好壞、是非、輕重，一律停止活動。由整黨後洩氣的現象，沒有個領導，這是不對的。」有的同志說：「自私貪污的，應當處理，上級又沒叫他那樣幹；但是為了工作鬧下錯，就應分清上級和他本人應負的責任。」有的同志說：「去冬說咱上幹部是地主掌櫃，就認為咱村上也是地主掌櫃，不加研究，工作團下來就只找老幹部黨員的缺點錯誤，這就是大錯。」談到新老幹部問題時，有些同志開始對新起來的積極分子，錯誤地抱一種諷刺的態度。一個同志說：「咱謀算新幹部可往漂亮幹呀！不想也淡。」長畛行政村新老幹部互看不起，新幹部說：「老幹部盡往下做錯啦，一有他們，事情就辦不成。」老幹部說：「新幹部有的是二流子、有的是老好人，什也辦不了。」同時，有些去冬處理過重的同志說：「去冬土改中發生偏差，影響部分中農不敢大胆生產，老幹部不管，二流子沒人管。」根據這種情況，領導上即引導大家重新實際進行具體檢查，大家根據村中事實，進行了反覆討論後，思想上有了轉變，對去冬土改整黨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有些同志提出：擴大分配中有的幹部中貪污腐化、包庇地主的事實確實不少，只八角縣政府的「自生湖號」，就有八個地主掌了櫃，倒對群衆，並仗勢拒抗群衆鬥爭。大家一致認為土改後，沒有了這類現象，幹部作風也比過去好的多了，這就是土改的成績。同時對新幹部也有了正確的認識。有的說：「新幹部是好的多，今年領導生產就出力不少，不好的是個別的。」有的同志反省說：「去冬整黨咱們，咱們也有些不對的地方，對新幹部也不應個別怨恨。」一些幹部同志並列舉出某些老幹部的毛病與貪污腐化，說：「一些幹部經過群衆處理一下也是應該的。」有的同志經過討論，大家對去冬整黨也有了一致的認識。會上就表示要主動和新幹部團結。他們說：「咱在這裏開會，村上新幹部們有些不安，咱首先要和新幹部團結在一塊，才能鬧好工作。」原來留下不做工作的富家堡孫富貴、上八角王三等同志說：「過去的事情已經搞清楚了，咱心上一塊圪墶去了，回去村裏要好好工作。」由於對土改整黨的成績有了一致認識，並檢討了錯誤偏向，大家對今後整黨也有了信心，感覺不整黨，黨內鬧不一致，思想作風改造不好，和群衆關係也不能密切，黨的威信也提不高。有的同志說：「一般如不整黨，黨內存在壞分子，就是一圪罐臭肉，壞了滿鍋湯。」最後領導上將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做了分析、批判、總結。並鼓勵了去冬受了處分仍在黨的黨員積極工作的同志，並給去冬不應受處分與處理過重的同志承認了錯誤。會後，同志們說：「這一下把咱心上的圪墶解開了，回去要好好工作。」（良柱）

臨縣工商局糧店選買好種籽
準備明春供給羣衆

（臨縣訊）縣工商局糧店，為準備明春供給羣衆好種籽，計劃選購各種好種籽四百大石。本縣各地，因歷年來收成不好，羣衆選不下好種籽；臨縣城關附近半農半商的人，對種籽則不準備，到下種時，才買；有的即使準備下一點，春季口糧困難時又吃了；有的羣衆則是有多少地準備多少，不多準備一點，遇有天旱氣候冷、熱、凍等，因苗子全壞或損壞一部份，再要補種或重新下種，便沒有種籽了。以致不能按期種上，使產量減低。根據這些情況，除發動羣衆早日選擇好種籽（尤要注意選擇早種早收、月小、顆子好、成熟快的）外，縣工商局已選買下好豇豆、黑豆、毛大麥、青大麥、茨豆、扁豆等一百零二石四斗，尚計劃買各種好種籽三百九十餘石，買時要買乾淨、顆子好、成熟到的，買下後，分別晒乾保存。（建武、楊毅）

五寨縣府指示
秋收中注意選種

（五寨訊）據各村反映，各縣今年向來的多半是籽子雜，有的是擇的苗有麥的，不出苗，有的雖出了苗，但穗子多不飽，以致人力畜力多費了，而收穫了糧食少。為了提高今後的產量，縣府指示今後在秋收中在肥壯的好苗中，選些好種籽保存起來，以便明春種植。（王聽庭、許海珍）

方山擴幹會議
研究生產領導問題
訂出秋冬生產計劃

（方山訊）九月三日召集的縣區村擴幹會議，研究了生產領導問題。大家一致認為今年生產有很大成績，但從領導上檢查，仍有下列缺點：一、沒有具體計劃佈置，更沒有實際去組織督促，只是在會議上空喊。二、對於「自流」論沒有批評，如有的幹部認為領導生產是「多管閒事」，因為「好老百姓不說人家也曉得好好勞動，擱鬼二流子怎說也不頂事。」三、對政策宣傳不深入，群衆對獎勵生產的辦法不大了解。四、沒有主動組織變工，有一些也是自發的。關於今後生產領導，會議決定應有重點、有中心、有計劃的去領導。秋冬兩季的農業上着重秋收、秋翻地、上糞、選種和運輸：（一）秋收上，要熱收，收一塊，翻一塊；防止小偷，防霜；發動婦女打場、打地。通過黨員、代表、積極分子去組織婦女變工，要求男勞力組織起百分之三十，女勞動力組織起百分之十。區縣機關幹部，都要下鄉參加領導秋收，並決定在秋分前五天，一齊到達工作位置，地可推行組織人牛變工。秋翻地，全縣計劃翻十五萬畝。在秋收開地中要先給無勞動力的軍烈屬收割、翻地，要求和群衆相同（一半軍屬就是群衆一半），也就是由村中莊家照顧，軍屬家勞動要特別照顧，烈屬中無勞動力的要叫莊家出猪勞，不能叫軍屬吃了虧，並有把地托付給鄰家的，鄰家照顧，無地鄰家的要派人照顧。今冬具體工作主要是：1、修理水渠。2、發動婦女、兒童拾糞、擗灰積肥、安廁毛厠。3、砍下明春四個月的柴炭。4、工商局發貸款一千萬元，幫助群衆買牛。5、政府宣傳獎勵生產辦法。（二）副業方面：計劃今冬每人五升米，每個月四個織婦也計算在內（六丈布），每月可賺米二斗；一區（自紡自織），二、三區紡花八斤，計劃每人紡十斤花。運輸方面：每頭毛驢計劃賺米四斗，每頭騾馬計劃賺米六斗，每頭駱駝計劃賺米二石，大車每輛計劃賺米二石，共計劃賺米在四百石。油房：全縣原有六十四座，今年已開四十五座，計劃每座賺米七石，全縣可賺米二百四十石。推磨二十九條牛，每條牛十斤，工資三斤油，每座油房合米六斗，每工一石，牛工一百個，牛也就是每個可賺米八斗，全縣可賺米七十二石。

以上三宗共合米一千六百九十四石四斗，可完成副業任務之大部。另全縣計劃熬色葉三千斤，每斤價洋兩萬五千元，可賺本幣七千五百萬元。決定由工商局負責收買推銷。其他砍山貨、燒石灰、燒木炭、打山、活跑，可按各村具體情況，領導組織群衆去闖。（馮成亮、馬殿政）

河曲開辦油坊四十八座
本地油籽不夠，計劃大量購買
賺麻糝肥田增產

（河曲訊）入秋以來，人畜力都有空閒，加之黃芥收下，群衆自動集股開油坊的很多。據九月初擴幹會上統計，一區開了七座，二區十一座、三區七座、五區七座、六區九座、七區十八座，全縣共計四十八座。開辦形式都是夥合作，由於組織得法，群衆滿意，獲利很大。具體組織有：一、勤工，油坊不起火，每天人畜都頂股。如寺也村群衆去年是入十斤油頂一股。給一個騾子頂八股，牛驢頂六股，人頂十股，按股分紅，不賺工資不賺吃，節省了吃飯開支，又少用人，去年秋冬分紅折米九十餘石。今年仍如此組織，九天榨了棉籽一萬五千九百餘斤，就賺油九十八斤，麻糝一千三百四十斤，農洋七百三十四萬元。折合小米二十八大石四斗，解決了二十五戶群衆的口糧困難。現在仍繼續開對。二、狗兒窯也是不起火。人畜頂股，但因每人每天給斤半吃米，所以人只頂六股。最近二十三天中，即賺米七大石。三、還有一種也是由群衆集股，但用人是僱的，油坊起火，並在油坊本身開支大。據估計河曲今年及秋田油籽可產二千五百四十石，可出麻糝一百八十石，共出四十五萬七千二百斤，肥田最佳，為群衆增產食糧的一種來源。除增產而外，可發展運輸，換回了必需品，又解除勞力的出路，對群衆利益極大。但根據現有四十八座油坊，以每一榨兩天一榨，每榨四十八石計，每座需三十石，一月每座需一石，四十八座一月需一千四百餘石，今後兩月內，可榨完，從現在到舊年底，尚可動工三個餘月，計還差油籽二千餘石。根據以上情形，為克服缺欠，使油坊能繼續開工，使群衆得利，各區計劃再開油坊十七座，現正在醞釀或籌辦中。（崇德）

崞縣公安局長
王化之同志病逝

（崞縣訊）崞縣公安局長，中共崞縣縣委委員王化之同志，因患腹膜炎，醫治無效，於本月十八日晨三時病逝。縣委會及縣政府當即決定由時曜明等同志負責治理喪事，遺體當日下午送往六區蘇龍口（王局長生前寄居家）安葬。王化之同志，現年三十三歲，原籍河北省蠡縣人，三七年參加革命，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過農會工作，後歷任公安局股長、副局長、局長等職。十餘年來，他為革命盡了不少力量。病逝後，崞縣各機關、學校和群衆都深表哀痛，現正籌備召開隆重的追悼大會。（耀嵐）

更正

九月二十六日二版崞縣群衆慰問傷病員消息，作者為張權、王夫兩同志，該報導經通訊幹事耀嵐同志整理簽發，二字，編者處理稿件時將作者姓名遺漏，誤以為耀嵐，特此更正，並向張權、王夫兩同志致歉。

編者

讀者呼聲

建議各級政府
嚴格執行禁止早婚命令

姜寶蔵

損人身體發育的早婚風俗，在農村中還相當普遍的流行着。據我在興縣了解，十二到十四歲結婚者最多，最普遍。如一區人民代表會上的二十個婦女代表中，十二、十三歲上結婚的即有三分之二以上。這種早婚惡習，在農村中成為根深蒂固的東西，而且被認為是正當的，這是由於過去有些地方，不敢宣傳婚姻法令，不認真執行禁止早婚令，許多羣衆仍然不了解早婚的害處。按一般習慣，秋收結束後，正是農民辦喜事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再及時深入宣傳並嚴格執行「婚姻法」和禁止早婚命令，早婚現象還會繼續大量發生。如一區二十里舖已有三家準備秋後嫁娶（年齡都在十四到十五歲）。交口自然村王來成女子才十四歲，今冬即要出嫁。但在婦女中，一般對「婚姻法」很擁護，如二十里舖婦女變工組漫談起「婚姻法」時，來樹家婆姨（青年婦女）便哭了，她今年十八歲，男人已經十三上即嫁給人家。這些婦女說：「可惜咱生的早，沒趕上這樣好的婚姻法令。」我認為今天禁止早婚的命令，是根據晉綏大部地區已完成土改的條件與農民要求而訂出來的，因為女土地後，已可以勞動生產。她們在娘家除參加農業生產外，還可進行紡織生產。有這樣的經濟基礎，禁止早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建議：除在男女農民中深入宣傳「婚姻法」及早婚的害處，要說服教育農民，尤其是男女青年，自覺的反對早婚，剷破這種封建惡習；各級政府，特別是區村代表會，更要嚴格的執行禁止早婚命令，早婚要經過區村政府登記、審查，發給「結婚證」，才算合法。年齡不合格者，即應禁止，違者予以批評處分。並望縣政府迅速統一印發「結婚證」。此外，報紙也應加強這一方面的宣傳教育。

確立革命秩序
濟南特別市奉令
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

(新華社濟南二十六日電)濟南市已告完全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部政治部特電令稱：「濟南蔣匪全部就殲，城埠人民同告解放；惟戰役雖告結束，恐有散兵潰匪及不法之徒擾亂治安，危害人民利益；為確立革命秩序，保障全體人民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茲令暫時實行軍事管制，成立濟南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為該市軍事管制時期之最高權力機關，統一全市軍事行政管制事宜。特任命譚震林、曾山、許世友、郭子化、袁仲賢、鄧有法、劉子元為該會委員，以譚震林為主任，曾山為副主任。俟社會秩序安定，軍事管制結束，該會即行撤消。」現該會已成立並開始工作。

濟南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頒佈入城守則
徹底執行保護城市政策

(新華社濟南二十六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濟南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佈告(第二號)：為嚴明我機關部隊人員入城紀律，徹底執行保護城市政策，特向我一切軍政人員頒佈入城守則如下：

(一)在軍事管制期間，一切機關部隊人員、民兵、民工，凡未持有本會所發之通行證，或佩帶本軍特許之證章符號者，一律禁止出入濟南市。

(二)除本會所指定之衛戍部隊及特許之機關人員外，任何機關部隊、民兵、民工，非經本會批准，不得留駐城市。特許留住城市之機關部隊，亦必須遵照本會指定的地方居住，不得住工廠、學校、醫院、商店、文化機關、教堂等地。

(三)凡准許入城之黨政軍民人員，一切行動，均須服從統一領導和指揮，遵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頒佈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華東軍區司令部政治部頒佈之「約法七章」，及華東野戰兵團司令部政治部與本會所頒佈之一切入城紀律和規則。

(四)一切入城之黨政軍民人員，必須堅決實行和宣傳黨的政策，愛護城市各階層人民的生命財產，遵守群眾紀律，不得擅入民房，不拿群眾一針一綫，幫助市民防空救火，救傷救災，發揚為人民服務之精神，嚴禁一切破壞群眾利益的行為。

(五)一切繳獲物資，除本會指定之接管機關外，其他任何機關部隊，對蔣匪公營企業、工廠、銀行、公司、商店、倉庫、樓房，及公立之醫院、學校等，祇有保護看管之責，均無接收與處理之權，更不得有任何破壞或擅自搬移物資、用具等不法行為。

(六)一切入城機關部隊人員，對私營之企業工廠、商店、公司、銀行、貨棧等民族工商業，均須負責保護，不得有任何侵犯。

(七)對鐵路、車站、電燈、電話、自來水、文化教育機關、醫院、學校、教堂、娛樂場所、名勝古蹟、一切公共建築之房屋、用具及樹木，及各機關之圖書、文件、表冊等，均須嚴加保護，不准破壞。

(八)一切機關部隊，均須尊重回胞宗教風俗習慣，不得歧視。

(九)除本會指定之治安司法機關外，一切機關部隊均無逮捕人犯之權，違者嚴辦。但對首要戰爭罪犯，持槍抵抗之匪軍人員，武裝特務，及殺人、放火、放毒、爆炸、搶劫、軍事破壞等現行犯，必須緊急處置者，准予逮捕，並即送交治安機關法辦，不得擅自扣押處理。

(十)一切機關部隊人員，不許無故鳴槍。如需要實彈演習射擊與軍事演習時，須經本會批准並公告市民後，方得舉行。

(十一)一切機關部隊人員，實行公平交易，不得強買強賣，及犯任何貪污行為；更不得搶購物資，紊亂市場。

凡遵守上列規定，執行保護城市政策有功者，均予以獎勵。如有違犯，必予徹底追究，依法懲辦。凡我入城之全體黨政人員，務必遵照執行為要。此佈。

軍事管制委員會
主任 譚震林
副主任 曾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更正

昨日本報地圖中「石莊家」係「石家莊」之誤，特此更正。

我長春前綫指揮部
嚴厲警告長春孤城守敵
立即停止一切破壞行動

(新華社東北二十六日電)解放軍長春前綫指揮部，昨對長春守敵發出嚴厲警告，如不立即停止對長春的大規模的破壞行動，則解放軍於解放長春之後，決分別予以嚴厲懲處。瀕臨滅亡的國民黨匪軍現正瘋狂的拆房，圍繞長春市郊的成千幢樓房，已被拆毀殆盡，現並已拆到中心區。所有樑椽、門窗、桌椅、傢具等全部被搶去作了燒柴。每日國民黨匪軍大批出動，一面驅逐居民，一面就架梯子上房。全市塵土沖天，遠望一片昏黃。長春大學宿舍一部亦已被拆除，圖書儀器全部為匪劫賣；設備完善的醫學院的儀器器材，被盜竊一空。所有工廠都住了兵營；機器大都被拆被盜或作了防禦工事。每一廠門附近，現都可拾到散落的機器零件。城東大變壓所機器、綫架東倒西歪，不可收拾。市內各公共設備，如自來水管、暖氣管、電綫等也大部被毀做地堡工事，全城電綫桿除鐵的以外，已所剩無幾。電桿上之變壓器都被砸毀，其中之絕緣油被拿去擦槍。長春各大街上美麗的樹木，絕大部份均被砍去，只剩下一排一排的樹樁。匪軍甚至把柏油馬路上的瀝青和煤屑掘起來當燃料。長春守敵的這種絕望的破壞行為，已引起該市人民的空前憤恨。

長春守敵找活路
兩個連隊集體歸降我軍

(新華社東北二十五日電)十八、十九兩日，長春被圍之敵發生集體投誠兩起。十八日敵吉林保安旅二團一連連長盧恩寬率部二十四人歸降我軍。次日，敵騎兵旅連長齊鳳發又率部五十五人來歸。兩起共攜來長短槍七十支、衝鋒式九支、輕機槍兩挺、六零砲一門。

我豫皖蘇地方武裝
收復上蔡縣城

(新華社中原二十六日電)豫皖蘇我地方部隊於二十日收復河南中部的上蔡城，殲俘土匪九十餘名。另部我軍十九日在南城西南的射橋、朱湖集附近，殲滅容溝等兩鄉股匪，生俘共一百六十五名，繳獲機槍二挺，長短槍一百二十五支。

美帝欲將聯大
變為華爾街工具

——蘇·新時代週刊社論——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塔斯社訊：新時代週刊以「第三屆聯合國大會」為題發表社論說：聯合國過去並未能符合愛好和平國家所寄予的希望。它的活動紀錄顯示：它會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作出了許多破壞聯合國威信的決定。這些錯誤的產生，乃是美帝國主義立意將保障國際合作與世界和平的機構變為華爾街工具的結果。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正為保衛聯合國的目標與理想而奮鬥。如果說國際合作的敵人至今還未能完成他們的陰謀，那麼這主要地應歸功於蘇聯不屈不撓的和平政策。聯合國一切被人稱譽的成績，都是由於蘇聯的倡導而獲得的。第一屆大會關於普遍裁減軍備及毀滅原子武器的決議及去秋大會關於譴責戰爭挑撥者的決議，都是蘇聯代表所提出的。被世界霸權觀念所衛持的美帝國主義者，在戰後學習歷史教訓中顯得驚人地笨拙。可以預期，為了達到美國的目的，今還未成功的第三屆大會中，還會有新的花樣。許多徵象顯示：美國打算把聯合國置於新的嚴重考驗中，甚至不惜冒使聯合國垮台的危險。萊氏的別有用心的報告就是一種徵候。一切國家的民主人民將密切注意第三屆大會的議事。他們要求對國際合作的敵人予以適當的反擊，並明確實行已通過的決議，與安全理事會有關的緊要問題開始作適當的處理。

在共產黨領導下
印尼人民武裝起義
起義軍已接管茉莉芬城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綜合報導：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印尼爆發了愛國人民反對賣國投降的哈達政府的自衛武裝起義。據路透社巴達維亞消息：共產黨已於十八日接管爪哇大城市茉莉芬(在荷印首都巴達維亞東部，日惹東北方向)。哈達政府公報亦承認：茉莉芬的正規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起義。各方引述茉莉芬電台十九日廣播稱：茉莉芬副市長已被任命為爪哇革命政府主席，左柯蘇約諾上校已被任命為革命武裝部隊司令。印尼共產黨領袖穆索於十九日發表告印尼人民書，斥責蘇加諾與哈達為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才，斥責他們三年來執行賣國投降的政策。穆索敦促人民起來為國家的獨立而鬥爭。茉莉芬電台廣播的聲明稱：必須推翻出賣印尼民族利益的蘇加諾——哈達政府，而代之以符合全民利益的新政府。在茉莉芬起義之前五日(即本月十三日)，印尼共和國控區的第二大城市梭羅(日惹之東北)就發生了戰事；截至二十日止，以共產黨為首的愛國分子及起義士兵，與國民黨、回教黨、托派「人民革命運動」及受命鎮壓起義的宗利諾所部之間所發生的武裝衝突，仍在梭羅進行中。

在這次印尼愛國人民武裝起義之前，哈達政府即首先向印尼人民進攻。本月十一日，即梭羅戰事發生前兩天，哈達政府即已指使警察在爪哇中部一一逮捕正在抵抗荷蘭侵略軍的愛國武裝。至十六日(即茉莉芬起義前兩日)，哈達在國會工作委員會上就發表反共反人民演說，公然與人民為敵，並宣佈釋放前年被捕的惡名昭彰的托派頭子陳馬六甲和蘇卡尼(均譯音)，著意利用他們來離間工人與反共。十九日，蘇加諾在廣播中曾下令逮捕印尼共產黨總書記穆索，宣佈全境戒嚴。蘇加諾又從「國會」獲得了所謂「獨裁」權。哈達政府現已撕下民主假面具，僅在日惹，二十四小時內就逮捕了二百餘民主分子，包括職工會領袖、左翼共產黨員，及左派報紙被查封，一切公共示威和宣傳活動均遭禁止。哈達政府的行動獲得美帝國主義的支持。新近與馬歇爾會商獲得協議的荷蘭外長斯蒂克於二十日宣稱：美荷等國討論了怎樣幫助印尼建設性分子」，應當為賣國投降分子」的「逮捕與」荷蘭締結新的協議，以對付共產黨及解決印尼將來的地位」。二十一日，荷蘭總督穆克也趕忙離海牙飛巴達維亞，並聲明：荷蘭政府準備支持哈達政府以反對印尼人民武裝起義。美荷帝國主義在印尼進行反人民的陰謀。

國民黨反動政府
強迫學生簽署「誓約書」
陰謀禁止學生參加民主運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綜合各方消息：國民黨反動政府正以逮捕、開除、強迫簽署誓約書等行動，繼續迫害其統治區學生。繼平、津、滬、寧等地大量逮捕學生後，據美聯社消息：青島山東大學學生十八人，九月十八日被捕解往「特種刑事法庭」。在南京逮捕黑名單內的二百餘名大學生，已被國民黨教育部下令開除。南京、北平兩地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秋季始業註冊時，被強迫簽署「誓約書」，保證不得參加政治運動，拒絕簽署時即不准入學。七月十七日天津民國日報露：早在今年暑假招生時，國民黨教育部即指示各大學當局：「本年招考新生應特別注意學生之品性，及加強家長、保證人責任」。上列一連串法西斯行動，顯係國民黨反動派壓迫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預定陰謀。

越盟軍活躍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西貢消息：據法軍每月報告：「越盟的活動最近一月已有增加」，越盟軍在紅河三角洲(即全部河內附近地區)仍然很活躍，東京和交趾支那方面，都有越盟軍的遊擊戰爭，法軍一分遣隊在途中遭受到強大的伏擊。

越南民主黨代表大會
一致擁護胡志明政府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塔斯社引越南廣播稱：越南全國民主黨代表大會已於五日在越北召開。大會一致擁護胡志明政府，表示在胡志明主席領導下，為實現越南的統一、獨立而奮鬥，新越南必須建立在大眾生活標準的提高上。大會並討論了自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大會以來的情勢及其活動。

回家一宿

陳良柱

一

雨點像絲箭似的打在紙窗上，坐在炕上的賈潤法老婆，背向着被雨打破的大窗前，緊盤着腿，低着頭嘴裏哼着無字曲，把她懷前的碎布片一片一片的整理着。

「哎一」的一聲門開了，進來的是一個渾身濕淋淋的有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軍人，他身上的水點不住的往地下滴，他兩手提着褲子走到炕沿前喊了聲「媽」。

「噫！我那娃娃大雨地裏怎回來的了我還以爲是你爹，可想不到是我那娃娃，告了多少時假了？從那裏回來的了快把衣裳說下看這濕成個甚樣子」，她不等她兒子回答，她一連串的講下去，她手裏抱着一塊破布也不覺的溜在炕上了，她隨手把身前的破布推開，跳下地來忙的開了一櫃，左手伸進櫃去，頭歪斜在外面從櫃底裏給她兒找衣服。

賈應成邊脫衣服邊說：「低聲些吧，教外頭的聽着呢。」

「哦！你是偷跑回來的?!」

「快些給我拿褲子，可濕透咧。」應成只顧換衣裳，毫不發覺他母親的表情，還在催促。

「你各人尋咯吧，都在那個欄櫃裏頭哩。」她坐下不動，把眼睛移在她兒子身上，從頭看到腳底。

「哎呀！我濕成這個樣子，你就給我尋給一下吧！」應成把上衣脫了，披着棉襖，邊說邊出門外擰他衣服上的雨水。

「唉」！她長長的噓了一聲，又走過去從箱裏面尋出一條夾褲子來，自言自語的說：「這可光榮，光榮他娘的個屁子，兒也偷跑回來咧，群眾還優待照顧，哎！這眞是活活糟蹋人咧。」

「媽！雨下小咧給我做上些飯吧，我一天多沒吃飯哩。」

「好娃娃哩，你跑回來，咱這怎呀？人家村裏頭把咱抬舉的可是軍屬哩！你如今穿的那衣裳都是農會分給咱的，你那老爹動彈不行，群眾帶人帶牛才把咱那十幾垧地安種好咯，工作團老趙經常說你家應成參軍，家裏總不教受了困難，人家就是不賴，年時咱這地方遭下年饉，咱家可是打得一兩石糧食，過了年倒困難的要甚沒甚，不是貸糧貸款，幫扶咱們，老媽媽早也餓的不在這陽世上了，你爹還對人家誇獎說：「我那兒了合適的保險不會跑。」如今你跑回來這可怎呀了媽媽這心上如今就像十五個水斗打水咧，七上八下實在沒個好主意。」她就說就收拾柴炭，臉上流露出很難爲的樣子，所以她的兒跑回來實在不應該，她做飯也做不在心上。

應成遲疑了半响，才說：「我沒拿定主意跑回來，那該怎咧，咱全家誰也不要對外人說，我到山上我姑姑家躲上幾天，他們誰也不知道。」

她將柴炭收拾好，將櫃上放的油燈火煤槽子取下來碎碎的打起火來，她打着火，點着燈，她本來要往鍋裏舀水，但他不自覺的而把鍋蓋揭開了，她一掀開櫃蓋，看見零七八碎的物件，明白了，碎的一聲又合起來，「看這老懵懵的舀水開櫃做甚咧，唉！」

二

門又開了，賈應成的小兄弟應功帶着一根紅纓槍，戴着小軍帽滿臉笑容跑了回來，隨後他爹也進來了。

「剛才停了雨，就跑回來，忙甚咧，看把鞋也弄濕咧」，媽媽親切地指責着應功。

「農會討論好幫助咱們地呀，人家說我哥走了媽媽和大大老了受不行，村裏群眾對咱可不賴，媽。」

「你看炕上睡的那是誰！」

「誰了？」

「是誰！那就是你哥哥。」

「我哥哥？我哥哥怎回來的？」

賈潤法也站在地下了，他聽見他老婆給應功說「那就是你哥哥」，他忙往炕上一瞧，撐着身一個人呼呼的打着呼嚕，他又往臉上一看，眞的是他大兒應成，「咱應成回來咧？這大雨地怎回來的？請了多少時假？你問他來沒」？老漢急切的問他老婆。

「夜天你還叫給你那兒做上雙鞋做上雙襪，給捎上，還可不用搶，各人回來啦，告假，臨走沒說話，告了長假啦」，她生氣地說。

「我不信，應成不是那人，他還給我丟人哩？你看他睡的沉沉的，偷跑回來他能睡着」了？

「你累了致的，那保住是幾黑夜不睡，連夜跑回來，你還不信，我倒和他講鬧了一氣咧，我氣的給他飯也做不在心上。」

「是眞的跑回來的了你養的這好兒，不賴，我可是心中寬穩估計他好好幹呀，不想是他偷跑回來咧，好才是人家說蒸饃沒蒸，不給你張臉，你可往起打饃吧，你的早你管教。」

「五十幾歲的人咧，看你說的難聽呀不，我的兒我管教，那沒你的一股子。」

「反正這是遭踏這兩個老吃楂哩，人家咱村十幾個參軍的不聽見跑回一個來，就他跑回來咧，我說當口呼嘯天，向村中群眾說我們應成是合適的，保證不跑，看這做下甚事咧，不跑是怕怕回來咧，大老漢扯下謊不夠人家半面天，唉！這狗日的！」老漢低沉下頭吃起旱煙來。

「爹，我給咱叫我哥哥去吧。我也能當個小兵哩。」應功半响沒說話，打猛插了這一句。

「看我那娃娃，大了可比他哥哥有出息。」

「快吼起來吃飯吧，可不用閑說咧，若還他回來是怎呀，用通農會呀不用?」

「哥哥吃飯哩！」尖細的童音，很高的吼了一聲。

應成爬起來，兩手吃力的揉擦眼睛「呵！爹回來咧。」

賈潤法老漢低下頭很少說話，完全失去父子初見面那樣的感情。

「我跑回來理短成這麼個，你們都不高興，回來家裏也沒人親我咧，我實在是不想在軍隊上，打起仗來性命不保。」應成幾乎要哭出來，雖然他肚飢了，他看到他父母冷冷的對待他，馬上覺的肚滿滿地，飯也吃不進去了。

賈潤發老兩口深知道應成偷跑回來決不應當，就是看見應成飯也吃不進去幾乎要哭，馬上憐惜起來，又憐惜不應該這樣對待他兒。

「好娃娃哩，這是媽媽的過錯，你不要怪，一定不想走，看怎家這瞞哩，甚不甚你好好把肚吃飽，我們娃娃一進門一連二三受了一肚子氣，唉！這盡是我們老倆口的過。」

他父親也勸他說：「年輕人想不通事，誰家父母不親兒女?!爹活了五十六年，五十二年沒過舒展日子，你媽跟上我給人家地主攬工種地卅多年，每年從正月初二受到臘月卅那天，還得給人家動彈哩，起雞叫睡半夜，沒明沒黑動彈，就這也老兩口連個圍裙子也穿不上，民國十三年生下你連個屎布子也沒，就在那土坑上放着哩，你媽向人家地主尋了一條爛褲包裹你，人家秋上分糧食時還扣了咱五斗的糧，春天吃債，人家地主是給咱秤的霉夜麥，盤的米是掃倉米，管你要不要就是那。吃一斗，上秋給人家還斗半，雖然老兩口汗手汗腳一年個敗興，年年過年就手升合無糧，受人家地主花天酒地，過年三盤六碟，人家吃的飽油麵，咱家過年連狗也是吃不的，還吃不飽。自民國三十四年蒸夜麵……咱的軍隊把日本鬼子打走，建立了新政權，咱才有了個活頭，才絕斷了個長工，給咱分下地，分下住處，年時土地改革，這幫扶的換回五垧好地來。村裏代表、工作團經常問候咱，爹受不行，村裏幫助咱把地種上，籽種不夠，公家貸給咱，今兒前晌開會，討論下幫助大大鋤地，娃娃你說再要怎咧，爲人沒個良心，要是閻錫山、蔣介石日本人那政權，可憐你年老受不行，給你幫助鋤田、幫助籽種、口糧了？嗨！就是當下餓死撒骨揚腸，人家也不待看你一眼，娃娃人要反過裏外，不能忘了咱窮工受苦沒吃沒喝那日子是怎的過的，現在光榮活日子是誰給的？老實說咱家現在比起往年來就像天堂上活着咧，可不敢吃水忘了掏井人，過了河就拆了橋。」

這一席話把應成感動了，他聽到父母攬工受苦時的慘情景，他眼角濕了，他馬上後悔他不該跑回來。

三

白雲低低的向東南飛逝，星星擠眉弄眼忽明忽暗在雲縫中閃爍，破窗被風吹的呼呼的響。應成翻了幾次身也睡不着。他想起他父親的談話，他又想着在隊上討論打仗的情形，他又想着國民黨區老百姓的苦情：……

那是攻打王鎮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咧，我們的軍隊像巨龍似的向市郊推進，炮車馬隊和不斷的向前奔騰，除過馬蹄聲和車輪軋軋聲外，再沒有一點聲音，忽然前面傳來女人小孩兒的哭聲，都在夜裏那種淒慘聲調使你聽着難受極了，這聲音由遠而近，逐漸接近我們的面前，哎呀！擡來一個黑片他們邊哭邊說：「救命恩人來咧，老總們！我們的男人都被胡宗南捉走了，我們的老人跑不動被胡宗南捉住殺了，我們的糧食被搶的沒一顆了，全家跑出來逃個活命，老總快消滅這瘟疫吧，我們盼望的你們眼乾咧。」猛然前面又聽着嘶啞的嗓嗓聲，直着嗓子哭吼：「我的媽媽呀！我的媽媽呀！」原來是一個婦人背着一個娃娃，那娃娃兩手亂在那婦人背上踢打，娃哭越厲害。她不顧娃娃踢打的疼痛，曲着身子拚着全力往前走。我們指導員從隊裏出去，給那婦人說：「好好哄住娃娃再不要叫哭」，不想那婦人也發着嘶啞了，她說：「好老總咧，我有一個兒子，被胡宗南隊伍打住，綑住捉上要走，我那媳婦不願意，拉扯住不放，那孫子們一槍打倒了她，唉！老天爺呀！救救命吧！救救命吧！」

王鎮第二天解放了，那哭着的男女人群，到枯井裏打撈兒子、丈夫、兄弟。又一群人到北城底亂葬塚裏個掘屍戶，市民見了我們別的甚也不說，一開口就是：「救命恩人回家裏溫一溫吧，救命恩人，喝盞熱茶吧，我們可熬煎出來咧」，熱烈的歡迎我們。

素稱肥沃的×縣，當軍隊進入郊外，一望無際的平原都是長的蒿草，從外表看去是個整齊的村莊，到了村裏沒有一家人家，蒿草觸目皆是，好像它霸估了這裏的世界，院庭裏牆角下以至房頂上到處看着的只有它，哎呀！萬惡滔天的閻錫山他統治下的就是這個世界。……

他想到這裏，忽然問自己：「我爲什麼要開小差呢？我家裏解放了能過好日子，就忘了那千千萬萬未解放還過着苦難日子的人民們？很多同志都能爲人民立功，我貪生怕死嗎？都要和我一樣的跑回來，閻錫山、胡宗南還不是照樣的宰殺人民，和我大大一樣的攬工漢，還不是照樣伺候人家地主。唉，我錯了！我錯了！大大、媽媽、村裏群眾都是對的，我要給大大媽媽賠罪，我要……」他追悔不及，他舉頭一撞，手緊緊地敲打着炕皮，忽然吼了一聲「媽！我明天就歸隊去。」

四八、八月十八日

